**用** **稿** **通** **知** **书**

**邓钧键** **同志：**

您的来稿《 虚构与真实的博弈：叶兆言元小说叙事策略的解构性探析》 （编号 W-17731），经评审达到国家学术期刊《汉字文化》杂志 发表要求，拟发表在《汉字文化》杂志2025 年第 18 期，请勿投 他刊。

《汉字文化》杂志国内外公开发行，2017 年 2 月被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认定为国家学术期刊，知网的会员刊。2018 年 11 月被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 刊，2018 年以来被科学引文 数据库（SCD）收录。《汉字文化》杂志荣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文献中心 2022 年度语言学最受欢迎期刊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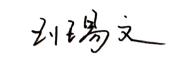
《汉字文化》杂志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1—0661，国内统

一刊号：CN11—2597/G2；邮发代号：82-381。

**特此通知**

如特殊情况下栏目调动，期次有变，我部会与您提前联系。

**《** **汉字文化** **》杂志编辑部** **2025** **年** **3** **月**



|  |
| --- |
| 导师签字： |

虚构与真实的博弈：叶兆言元小说叙事策略的解构性探[析\*](#bookmark1) 邓钧键

【提 要】叶兆言的元小说创作以独特的叙事策略解构了虚构与真实的传统边界，在先 锋实验与古典美学的张力中为中国当代文学叙事提供新型思路。其一，时空剪贴与情节缺席 构成对因果律的颠覆。作家通过断裂的叙事链条与侦探小说戏仿，暴露出线性逻辑的虚妄性， 使被理性遮蔽的生存本相得以显现——人生本质是偶然瞬间的拼贴而非因果递进。其二，自 反与嵌套结构形成虚实互涉的圆形闭环。作者将创作过程转化为叙事内容，在层级嵌套中形 成自我指涉的复调特征，使文本突破线性终结而持续再生，实现对中国圆形美学的现代追求。 其三，这种解构策略展现出温和特质：叶兆言既通过时空剪贴、 自反叙事等消解传统规范， 又借生命经验的注入建构真实，激活读者对历史、记忆与生存本质的思考，最终使解构性策 略转化为更具生命力的重构实践。

【关键词】叶兆言 元小说 叙事策略 先锋文学

“元小说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实验形式，强调对小说虚构本质的自我暴露。帕 特里夏 ·沃（Patricia Waugh）在《元小说》（1984）一书中将其定义为“具有自我意识的、 能够将注意力系统地引向其人造状态， 目的是对虚构与现实的关系提出疑问的小说 ”。传统 小说致力于将故事和叙述尽可能相融，使读者忽略虚构的本质。元小说则告诉读者“我所叙 述的故事是经过人为主观加工的 ”，打破“第四面墙 ”。

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中，这种“关于小说的小说 ”与 20 世纪 80 年代先锋文学运动形成 共振，马原代表的自反式元小说、余华代表的前文本元小说、格非代表的扩展型戏仿式元小 说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式元小说的早期图谱。其中，叶兆言的创作呈现出独特面貌。杜华（2005） 曾指出其具有“易读不易懂 ”的特性，表层的可读性与深层的叙事革新形成文本张力。相比 于马原式直白的“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子 ”的自我指涉，叶兆言将元意识与历史文化相结 合，在先锋文学“形式实验 ”浪潮中，形成对传统小说的温和解构。

一、时空剪贴与情节缺席：因果逻辑的断裂

叶兆言通过时空剪贴颠覆线性叙事，对传统因果逻辑进行解构。不同于孙甘露、残雪等 先锋作家的语言实验，叶兆言的小说故事性强，通俗朴素的语言和较为明确的人物设置似乎 将我们拉回古典小说的阅读体验中。但事实并非如此，场景切割跳跃与随意拼凑，关键情节 缺席造成的意义消解和逻辑断裂，都令人困惑费解。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再线性排列，而是 被拆解、重组，形成了错综复杂、多维交织的网络。叶兆言在保持作品可读性的同时，融入 了先锋性的叙事策略，在两者间找到精妙的平衡点。

（一）时间语式的介入

传统小说中由关键事件推动的转折，被置换为时间意识的自我指涉。这种叙事策略使故 事时间在突然中断处产生逆流，每个阶段的终结都成为新叙述的起点。实现时空剪贴的手法 之一是关乎时间的句式运用，陈晓明（2004）提出先锋小说的“时间意识 ”可以简要归结出 一条母题语式：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叶兆言《枣树的故事》中“多少年 ”的句式出现 多达 12 次。在小说开篇围剿白脸的场景中，叙述者突然插入“尔勇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 ” 的语式，瞬间将正在进行的故事时间撕裂——此刻的围剿行动被抛入“过去 ”，而“未来 ” 的尔勇视角成为新的叙事支点。这种时空剪贴不仅打破了线性逻辑，更使叙述获得了独立于 故事的“主体性 ”，将叙事行为本身作为主题。当岫云返乡的决定被定义为“最大错误 ”时， 叙述者已提前宣告了后续悲剧的必然性。岫云与白脸的畸形关系、尔勇的复仇行动，看似是 人物自主选择的结果，实则早已被叙述语式锚定为“错误开端注定错误结局 ”的因果链。但

\*本文系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国家级创新计划训练项目“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元小说 ’叙事模式研究 ” （编号：202410298053Z）的阶段性成果。

这并非来自上帝视角的权威判断，而是叙述者刻意暴露的叙事诡计。

叶兆言善于将人物的“主观意识 ”转化为叙事操控的傀儡。当岫云在尔汉临刑前突然联 想到其讲述嫖经的场景时，这种看似真实的“意识流动 ”，实则是叙述者强行植入的时空剪 贴：嫖经回忆（过去）、临刑现场（现在）、白脸夺枪（未来）在瞬间完成蒙太奇拼贴，宣告 “宿命应验 ”。这种叙事策略在《百年孤独》 中服务于魔幻现实的历史寓言，而在《枣树的 故事》中，则成为暴露虚构性的元小说策略——人物的“预感 ”不过是叙述者提前铺设的轨 道，所谓“宿命 ”实为叙事操控的结果。

（二）侦探小说的戏仿

因果断裂在侦探小说戏仿中也有体现。《五月的黄昏》 以大学生林林追查叔叔死因为叙 事外壳，却在血红黄昏的意象中消解了推理逻辑。当读者期待揭开自杀谜底时，得到的却是 永久的叙事悬置，真相的不可抵达性恰构成对理性认知的反讽。《绿河》中警察追捕强奸犯 却捕获惯偷的荒诞结局，《最后》里阿黄弑老板的动机缺失，都形成对传统悬疑模式的颠覆， 瓦解读者对传统悬疑叙事的情节期待。《绿色陷阱》 中华要嫁给绑架她又一贫如洗的老五的 婚姻悖论，《悬挂的绿苹果》中青海人背叛而张英的非理性选择，是作者刻意在叙事关键环 节制造断裂，从而将现实世界的偶然性转化为叙事裂隙。

即便是细微的叙事元素，也被作家赋予解构功能。《绿了芭蕉》 中一个被细节强化的征 婚纸团最终沦为路灯下的叙事骗局：老赵捡起纸团的动作暗示“姻缘巧合 ”的经典套路，但 作者随即消解这一期待——纸条被丢弃，其主人永远消失在文本之外。读者被诱入逻辑陷阱， 却发现所谓“伏笔 ”不过是虚无的能指游戏。这种叙事的自我拆解不仅让读者期待视野受挫， 更是对世界本真状态的隐喻：人生并非清晰理性的因果链条，而是无数偶然瞬间的随机拼贴。

当因果链条在关键节点断裂，那些被传统叙事遮蔽的生存真相反而得以显现——岫云对 白脸的畸形之爱，本质是乱世中弱者求生的本能；林林调查叔叔死因的徒劳，折射出个体在 历史洪流中的渺小。这种叙事策略既解构了现实主义的认知范式，又在文本自反中建构起新 型真实观。在虚实交错的文本中，真实不再是被再现的客体，而是主体认知的困境。

二、 自反与嵌套：虚实互涉的圆形闭环

元小说注重“ 自反 ”，核心在于将“小说如何被虚构 ”的过程直接转化为叙事内容本身， 从而达到自我叙述的矛盾消解。叶兆言小说通过叙述视角的交替、叙事层级的嵌套以及虚实 身份的暧昧化，最终形成解构与重构并置的环形结构。

（一）视角变换形成自我拆解

《枣树的故事》不只有上文提到的时间语式的强制性介入，还有通过人称视点的交替变 换形成的历史叙事的自我拆解。三种叙事视角——全知零聚焦的“他 ”、想创作电影脚本的 作家与介入式“我 ”如同三棱镜般折射出历史的不同面相，构成对客观真实的祛魅。

第一层零聚焦视角模仿传统历史书写的“上帝视角 ”，以编年史笔法铺陈岫云的出身家 境以及与三个男性的纠葛。在写白脸旁观三和尚和尔汉扭打时，叶兆言话锋一转，“有一位 四十年代常在上海小报上发表连载小说的作家……突然决定以尔勇的素材,写一部电影脚 本 ”，由此第二层视角介入，暴露历史叙事的选择性虚构。当作家将尔勇复仇确立为叙事核 心时，岫云被迫退居历史边缘，小说中的作家对革命英雄叙事的偏好，使岫云的个体创伤被 宏大叙事吞噬。而第三层视角“我 ”通过与老年岫云的近距离接触，揭示其子勇勇的畸形人 生时，全知视角建构的“苦难女性 ”形象瞬间崩塌。“实际上,她的为人和我以上的描写,有 着明显的格格不入。……只要一桩小事,便可以说明她性格中我故意漏写的一面。”这种自我 暴露的行为，将创作过程本身作为文本内容，如何筛选细节，为何重构记忆，都展露在读者 面前。于是三重视角的交替构成动态的叙事博弈，全知视角的“客观历史 ”被作家视角的“艺 术加工 ”解构，二者共同遭遇“我 ”的介入式颠覆。岫云的形象随视角转换流变——从全知 视角的“受害者 ”到作家视角的“背景板 ”，最终在“我 ”的叙述中成为无法被定义的复杂

存在。当叙述者不断更迭，历史不再是等待发现的真相，而是通过叙事建构的临时共识，所 谓“真实 ”不过是权力话语的暂时性胜出。

（二）嵌套层级的自我指涉与循环结构

元小说广而言之是一种嵌套结构，故事中套故事，小说中还有小说，这会造成叙事分层 和指向模糊，第一层叙事是作家本人的文学书写，第二层叙事是作品中的人物参与的小说创 作。当两层叙事相逢碰撞时，就使文学叙事形成一个“ 圆形 ”的结构，产生循环阅读效应。 《采红菱》就采用这种双层叙事结构。表层叙事聚焦作家“我 ”与张英的情感纠葛，而深层 叙事则指向“我 ”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写同名小说《采红菱》的创作过程。“我 ”的作家身份 与角色身份形成镜像投射，动摇文本的真实指向性。这种自我指涉的嵌套叙事不仅打破创作 主体与叙事主体的传统分野，解构了传统小说中作者权威的单一性和线性结构，更通过“文 本中的文本 ”营造虚实互涉的审美空间，使文本在现实与虚构的临界地带呈现出自我指涉的 复调特征。当读者试图辨析现实中的《采红菱》与文本内的《采红菱》的对应关系时，实际 上已陷入作者预设的阐释循环——认为二者同一的读者会将整部作品解读为创作过程的自 我剖析，而持否定态度的读者则将其视为叙事巧合，这种开放性阐释正体现了“循环阅读 ” 的审美效应，在文本层面实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辩证对话。

《最后》里同样出现了嵌套的叙事层级，第一层写作家正在构思撰写一部小说,第二层 写作家笔下生成的阿黄杀人的犯罪故事。当作家笔下“阿黄被枪毙 ”的布告张贴于街头时， 作家本人竟以虚构角色的身份挤入围观人群，甚至把布告揭下来塞进怀里。布告作为文本内 部的虚构符号，穿透叙事层级成为实体存在；而作家从创作者沦为虚构世界的拾荒者，消解 了现实与虚构的秩序。“他知道，这布告起码能让他再写篇小说 ”，布告既是当前叙事层的终 点（阿黄之死），又成为新叙事层的起点（作家的下一篇创作），由此画出了生生不息的圆， 印证了叶兆言对中式圆形美学的追求——作品不是线性终结，而是在读者意识中循环再生。

三、温和解构：元小说中真实的生命体验

叶兆言对于文学技巧有以下看法，“写作始终是在追求两级，一方面非常讲究技巧，一 方面又在拼命地抹杀技巧。”在元小说领域，“讲究技巧 ”在于暴露创作过程而达到对传统小 说的颠覆，“抹杀技巧 ”便意味着真实生命体验的融入，赋予文本独特的现实质感与历史纵 深感。

在《驰向黑夜的女人》中，作家既通过叙事自反性拆解传统现实主义的成规，又以生命 经验的介入实现文本意义的再生。小说以 1941 年竺欣慰与冷春兰的相遇开篇，却在第二章 陡然转向“我 ”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与好友吕武谈论友人小芋及其母亲竺欣慰的传奇经历， “2008 年北京大雪 ”的文人聚会现场、“2011 年世博会 ”等现实坐标的植入，又将历史锚定 于可验证的当下。这看似割裂，实则通过“作者闯入文本 ”的元叙事手法，将创作动因与个 体生命记忆直接袒露。

小说中，“我 ”既是故事的旁观者，也是创作主体。当“我 ”以知情者身份追溯竺欣慰 的悲剧时，又不断以作家身份拆解叙事逻辑，坦言故事源于对历史素材的“剪裁与组接 ”。 传统小说追求的“沉浸式体验 ”被温和解构，读者被迫直面文本的编织痕迹，却也因此被引 入更深层的真实——竺欣慰的个体命运不仅是文学想象，更是一代人乃至人类生存困境的缩 影。这就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情节表象引向历史现实的内核，使私人记忆与集体创伤形成共振。 叶兆言以元小说为桥梁，在解构虚构性的同时，重建了文学介入现实的力量。这恰是其“温 和解构 ”策略的高明之处：不露锋芒地瓦解叙事幻象，却让真实生命体验在废墟中焕发更坚 韧的光芒。

四、余论

叶兆言的元小说通过时空剪贴制造因果断裂，在关键情节的缺席处埋设叙事伏笔，自反 形成的意义拆解以及嵌套层级结构下的虚实闭环，既折射出80 年代先锋文学特有的非理性、

模糊化的思维气质，又使元小说的形式实验始终浸润着对人性的悲悯观照和对生命本真的积 极探寻。当小说卸下“反映现实 ”的重负，转而暴露自身的人造性时，反而通过对创作痛感 的真诚呈现，抵达了比传统现实主义更深刻的真实。这种在解构中重构的叙事诗学，既是对 帕特里夏 ·沃“元小说 ”理论的东方转译，也为中国当代文学超越形式主义做出尝试：在虚 构与真实的永恒博弈中，叙事本身即是意义的诞生地。在暴露虚构性的同时，也让虚构获得 比现实更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陈晓明 2004 《无边的挑战 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杜华 2005 《叶兆言小说叙事模式研究》，《当代文坛》，第 3 期。

黄轶 2016 《叶兆言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建周，程光炜 2018 《先锋小说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孟筱宇 2021 《论叶兆言南京书写中的时空建构》，中国矿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叶兆言 2009 《枣树的故事》，北京作家出版社。

叶兆言 2001 《五月的黄昏》，时代文艺出版社。

叶兆言 1993 《采红菱》，华艺出版社。

叶兆言 2014 《驰向黑夜的女人》，江苏文艺出版社。

叶兆言，余斌 2010 《午后的岁月》，上海书店出版社。

张伟 2018 《先锋的探寻与传统的回望——叶兆言小说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atricia Waugh 1984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Methuen.

（通信地址：210037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作家天地** **》杂志编辑部**



文章编号：2025**AF514**

稿件刊发通知书

**朱哲辰**同志**：**

您撰写的稿件《**当代先锋小说对古典意象的重构——以格非《锦瑟》为** **例**》，经本刊编辑部审阅，符合本刊用稿要求。现拟刊发于《作家天地》杂志 2025 年 10-11 月。

《作家天地》是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马鞍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作家天地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编辑出版的大型社科综合类学术期刊。

本刊国内统一刊号：CN34-1027/I，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8760。 本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26-32。

《作家天地》杂志编辑部 2025 年 4 月

**版权声明：**

为尊重作品版权，作者在投稿同时必须遵守以下版权声明：

1.本刊不接收触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伪科学内容的作品。来稿因抄袭或涉密等侵犯他人版 权或其他权利的，文责自负，本刊不承担连带责任。

2.本刊所发文章的观点均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或立场。对所投稿件，本刊有权 根据办刊宗旨和要求对其进行适当删改或调整，作者如不愿被改动，来稿时请予以声明。

3.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实现期刊编辑和出版的网络化，扩大本刊与作者知识信息 交流渠道，在本刊公开发表的作品，视同为作者同意通过本刊将其作品上传至上述网站。作者如 不同意作品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  |
| --- |
| 导师签字： |

当代先锋小说对古典意象的重构——以格非《锦瑟》为例 朱哲辰

【提 要】格非《锦瑟》对古典意象的重构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他在先锋文学 的基础上建构起具有古典美学神韵的当代写作范式。一方面是对古典意象内涵的创新，重构 后的锦瑟意象超越了古典意象本身的意义，以一种现代性态度翻新了“锦瑟 ”本身，从而让 “锦瑟 ”这一意象不再是一味伤逝怨慕情感的对应，而与先锋小说的情节、人物命运相联系， 显示出更为复杂的意涵。另一方面，在文本形式上，《锦瑟》在古典意象的基础上建构出特 殊叙事结构，它借用了古典文学中朦胧隐晦的叙事手法，以锦瑟意象的回环再现与前后连接 勾勒出虚实相随、首尾贯通的叙事空间，而实现对传统小说线性叙事逻辑的反叛，由此以多 元的解读方式让读者感知到先锋小说文本的开放性质。对古典意象的重构策略以一种先锋姿 态建构起独特的文学审美空间，从而让读者能够深度介入历史文化，并最终转化为一次充满 生命力与文化深度的文学探索。

【关键词】格非 锦瑟 古典意象 先锋文学

当代先锋文学在发展进程中遭遇着不同方面的困局，而古典资源充满深厚的文脉底蕴， 两者之间的交流、对话是先锋文学探索新模式的一种选择。先锋作家们或从题旨上沿用古典 资源进行创作，如苏童以《妻妾成群》重写中国封建家庭；或从结构上融入章回体等古典手 法来完成写作，如莫言《檀香刑》中的戏曲复调式叙事；或从符码视角重释古典意象，如格 非将“锦瑟 ”“庄周梦蝶 ”等古典意象放置于叙事迷宫中，使得古典意象的能指偏移发散， 这种结合着文化寻根的文学实验突破了古典意象的固化意义，构建出独特的先锋美学空间。

格非对古典意象的重构策略主要体现在他故意设置的“误读 ”语境、对古典意象的拆解 与碎片化拼接、最终实现古典意象由诗性美向哲学美的升华。例如：他不满足于传统文学的 线性叙事和明确意义表达，而是通过打乱时空顺序、模糊故事背景等方式，使文本呈现出开 放、多元的解读空间，或是他在《锦瑟》中反复提及李商隐的原作《锦瑟》，这绝非简单地 进行引用，而是将其解构并融入到现代先锋文学叙事当中。由此，古典意象的原有意义被消 解，却又与现代式的小说情节和主题相互交织，产生新的意义。

一、当代作家对古典意象的“误读”

当代先锋文学对古典意象的“误读 ”始于现代性的抒情焦虑，而表现为一场文化寻根之 旅。先锋作家们通过打破古典意象的既定语义，将对古典意象的“误读 ”转化为一种极具文 学张力的先锋叙事手段。这种“误读 ”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将古典意象从既定的历史语境 中剥离，进而植入到现代性的存在主义叙事当中，并与具体的故事交合出新的含义。格非的 《锦瑟》是这一实践的典型代表。他以李商隐“锦瑟 ”诗为引，通过侦探小说的外壳消解了 原诗单一的感伤基调，将其重构为多种情感复合的意象表征，实现了对诗性传统的逆写。这 种“误读 ”剥离了“锦瑟 ”原有的历史附着，进而搭建起当代先锋文学叙事的隐喻迷宫，使 古典意象符号成为先锋实验的媒介。

（一）侦探叙事的悬疑色彩：反诗性的误读语境

小说以“冯子存之死 ”为引，将李商隐诗中“锦瑟无端 ”的哀婉意象转化为一道亟待探 索的文本谜题。侦探小说常见的“死亡——推理 ”框架实现了一个奇妙的闭环：隐士冯子存 被村民处决的悬案、考生冯子存吊死他乡的离奇结局、茶商冯子存病榻上的临终梦境、帝王 冯子存面对围城的死亡预言，最终又从帝王的结局回归隐士的开头，构成一条环环相扣的“死 亡链 ”。四个冯子存都在追索李商隐的《锦瑟》，它或是隐士苦心研究的古典诗歌，或是考 生会试的中心考题。原本象征哀思的古典意象被解构成一条叙事密码，用以打开每个故事背 后的真相，引导着读者在侦探小说的追问中拼贴他们想要的结局。在这一过程中，侦探小说 的悬疑光辉掩盖了古典意象的抒情色彩，构建出一层反诗性的误读语境。

（二）意象能指的漂移：运动中的误读语境

侦探小说强调“真相的揭露 ”，但《锦瑟》通过“梦中梦 ”的叙事迷宫颠覆了这一逻辑。 冯子存的四重身份（隐士、考生、茶商、帝王）是四个相互指涉的符号，每个故事结尾都以 “讲述另一个梦境 ”延续生命，从而使“锦瑟 ”这一意象的能指处于不断的漂移：从隐士篇 的死亡预兆，到考生篇的欲望投射，再到帝王篇的存在主义隐喻，最终形成了“琴声—死亡 —再生 ”的符号链。这种结构表面上恰如侦探小说中层层剥茧的过程，但解谜的最终结果却 是能指的无限延异。这一结果将古典意象固定的象征意义打破，使其与变化莫测的故事情节 钩连，从而构筑出一层运动中的误读语境。

（三）庄周梦蝶的叙事闭环：哲学渗透的误读语境

小说用侦探式的解谜来整合道家哲学，让古典的意境符号实现现代转换。帝王冯子存在 城破之际，写下了“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表面上这是在呼应李商隐原诗的 典故，实则暗藏一层侦探式的推理：这两句诗成为破解冯子存死亡命运的“密码 ”，引导读 者追问“ 四个冯子存中，究竟谁才是梦中人 ”。而在帝王冯子存将死的结局，叙事又回归到 隐士冯子存凝视流水，思索死期的场景，侦探小说追求的线性的真相终点被彻底抹除，取而 代之的是庄周梦蝶式的认知闭环——每个冯子存既是侦探又是凶手，既是叙事主体又是他者 梦境的产生物。这种结局以其“未完成性 ”实现了对传统小说“大团圆 ”结局的颠覆，也以 这样的开放式结局逆转了古典悲剧的伦理净化功能，构成了当代视角下的“西西弗斯困境 ” ——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新一轮荒诞循环的开始。通过这样的嵌套，格非构筑了对古典意象 的哲学角度纵深误读语境。

二、非线性叙事对古典意象的碎片化拼接

当代先锋文学的写作中经常采用非线性叙事策略。非线性叙事策略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 的束缚，为文学创作带来崭新的活力。常见的非线性叙事策略如时空倒错、多线并进、意识 流等。格非的《锦瑟》是运用非线性叙事的典范。在时空上打破了线性的时间顺序，使故事 时间跳跃交错。叙事视角多变，不同故事采用不同视角，人物身份和思想在切换中呈现断裂 与新生。叙事语体也不一致，各故事文体有差异，如帝王篇古体化。这些独特策略将如“锦 瑟 ”“蝴蝶 ”等古典意象拆解又巧妙拼接，再以现代叙事方式重新诠释。

（一）非线性时空叙事：循环嵌套与梦境迷宫

小说通过四个冯子存故事片段的“死亡——入梦 ”循环，构建起博尔赫斯式的迷宫叙事 结构。例如：隐士冯子存被处死后，其死亡场景戛然而止，又突然通过教书先生的回忆跳转 为书生冯子存的赶考经历；茶商冯子存临终前的梦境又进而开启国君冯子存的故事，最终国 君的“梦中之梦 ”再次回到隐士冯子存凝视水边的起点。这种首尾相接的环形结构，将李商 隐原诗《锦瑟》的“一弦一柱思华年 ”诠释为时空坐标的递归与折叠，颠覆了常规的线性时 空叙事，另外，不同的故事片段模糊具体的历史背景，将晚唐、明清等时代符号混用。例如 茶商故事中出现的异国商物，这些跨文明的文化意象与李商隐原诗的古典诗词意象同台演出， 形成别具一格的先锋文学叙事张力，同时也暗示记忆的不可靠性。这种处理使“沧海月明 ” “蓝田玉烟 ”等意象脱离了最原初的历史文化语境，成为漂浮在空中的、可供自由摘取的符 号碎片。

除了故事背景的时空跳跃之外，每个故事又都以梦境为媒介实现时空切换。如书生冯子 存考试失败后，姐姐讲述“茶商故事 ”时突然进入梦境，茶商临终前通过回忆《锦瑟》触发 帝王冯子村叙事。这种“梦—梦 ”的嵌套叙事模式，使古典意象不再局限为固定且明确的表 意，而在不同时空中被赋予不一样的含义，格非也借此实现了虚实边界的消融。

(二)非线性叙事视角：身份断裂与不可靠叙述者

在《锦瑟》当中，冯子存以隐士、书生、茶商、国君四种身份交替出现，每种身份都对 应不同的叙事焦点。在隐士篇当中，作者采取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聚焦着“竹林 ”；而在

书生篇中，作者以有限视角揭示赶考途中的感官迷乱（如梅雨季的潮湿气味、妓女与姐姐的 形象重叠）；在帝王篇之中，又采用史传与戏剧独白交织的视角，凸显着为权而死的荒诞性。 独特的是，在这四个故事当中，每个故事的叙述者均不可靠：隐士故事由村民口述，书生故 事依赖姐姐的碎片化回忆，帝王故事则来自茶商的临终梦境。这种变化莫测的视角的不确定 性，使“杜鹃啼血 ”“琴弦断裂 ”等古典意象失去固定意义，在正统记录与人为虚构的深渊 边缘摇晃。

不同身份冯子存不仅能提供不同的视角，他们之间的精神困境也形成会话关系：隐士 的虚无、书生的迷狂、茶商的物欲、帝王的暴戾，共同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写照。“琴 弦断裂 ”在隐士篇中是死亡的预兆，在帝王篇中却隐喻启蒙话语的失效。同一个古典意象在 不同环境、不同身份、不同视角下发生了意义增殖，又像一个不断递归的算式，互相由彼此 产生。

（三）非线性叙事语体：文体杂糅与古典转译

《锦瑟》中，冯子存四世也对应着叙事文体的四种身份化适配。在帝王篇之中，作者模 仿史传体与诏令文书，如“朕即国家，国家即朕 ”的独白句式，这呼应李商隐诗中的“望帝 春心 ”的典故；茶商篇之中，则采用笔记小说与商业账簿结合的独创语体，用“ 白银三千两 ” “波斯商队 ”等语言解构“沧海珠泪 ”的古典抒情性质，使其演变为商业视角下的财富象征； 回到隐士篇，作者又融入了道家语录与现代意识流写法，在文体的变换中埋下诸多隐喻。作 者正是在这些富有叙事张力与美学价值的语体中实现了对古典意象的现代性重构，正是不同 文体的碰撞迫使古典意象发生了转义。

格非通过时空折叠、视角断裂、语体杂糅三重非线性手段，将李商隐诗歌的古典意象拆 解为不同的符号零件，再以先锋叙事手段重新组装。这种重构既保留了“锦瑟 ”“杜鹃 ”等 意象的美学价值与诗性风韵，又赋予了它们现代性的内核——个体式的存在主义困境。最终， 《锦瑟》通过非线性叙事实验的手段实现了对古典意象的“激活与再生 ”。

三、古典意象的悲怆美的哲学重构

格非的《锦瑟》以李商隐原诗为底色，通过“意象误读 ”与“叙事重构 ”的双重手段将 古典意象的物象美、悲怆美升华成了存在主义哲思的玄远之境，既实现了对古典意象诗性的 祛魅，又完成了一次抒情传统的现代续写，做到了古典意象融合着哲学之美的返魅。

小说中，“锦瑟 ”不再仅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固定符号，那琴弦的断裂与重组暗合了《周 易》哲学的“大衍 ”宇宙观，琴弦震颤，奏响的不仅是个体化的哀思，更是当代视域下存在 主义困境的狂想。这种富有叙事张力的书写不仅承载了李商隐诗中“一弦一柱思华年 ”的诗 性惆怅，又以碎片化叙事手段呼应着《文心雕龙》中“寂然凝虑，思接千载 ”的哲学思想， 使古典意象之悲怆美在非线性时空中升华成为“刹那永恒 ”的顿悟。“沧海月明珠有泪 ”的 意象则经历三重美学转化：原典中明珠泣泪的凄楚情绪，在格非笔下既延续了《二十四诗品》 “玉壶买春 ”的典雅气质，又通过茶商冯子存对玉器的痴迷与幻灭，将单纯的器物审美推向 “物哀 ”层面的哲思，暗含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 ”的生命观照，最终在沧海明月之境的澄 澈中，完成了从伤感悲情到“乘物以游心 ”的超然重构。这种重构深植于中国美学的“ 中和 ” 传统：隐士冯子存竹林听雨的玄思、国君自戕未遂的留白，皆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的 含蓄笔法，使叙事消融于一种水墨烟霞的朦胧当中。这种叙事手段既承袭严羽《沧浪诗话》 当中那“空中之音、相中之色 ”的传统，又通过留白为悲怆情感赋予“羚羊挂角 ”的哲学空 灵。在此过程中，古典意象的悲怆之美并未彻底消失，而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这种重 构回应了李商隐的“无题 ”诗学，更在张清华所言“历史空缺处的美学填充 ”中，为古典意 象开辟出“ 目击道存 ”之感的哲学深度。

锦瑟之弦，震颤的不仅是追忆的怅惘，更是古典意象在现代语境中的复活、重生。

参考文献：

格非 2009 《中国新时期小说选》北京作家出版社。

陈晓明 2004 《无边的挑战 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晓明 2009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清华 2014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清华 2005 《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平原 1988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

琳达 · 哈琴 2009 《后现代主义诗学: 历史 ·理论 ·小说》，南京大学出版社。 雅克 ·德里达 1999 《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帕特里夏·沃. 元小说 1984 《自我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劳特利奇出版社。